

北溪合毫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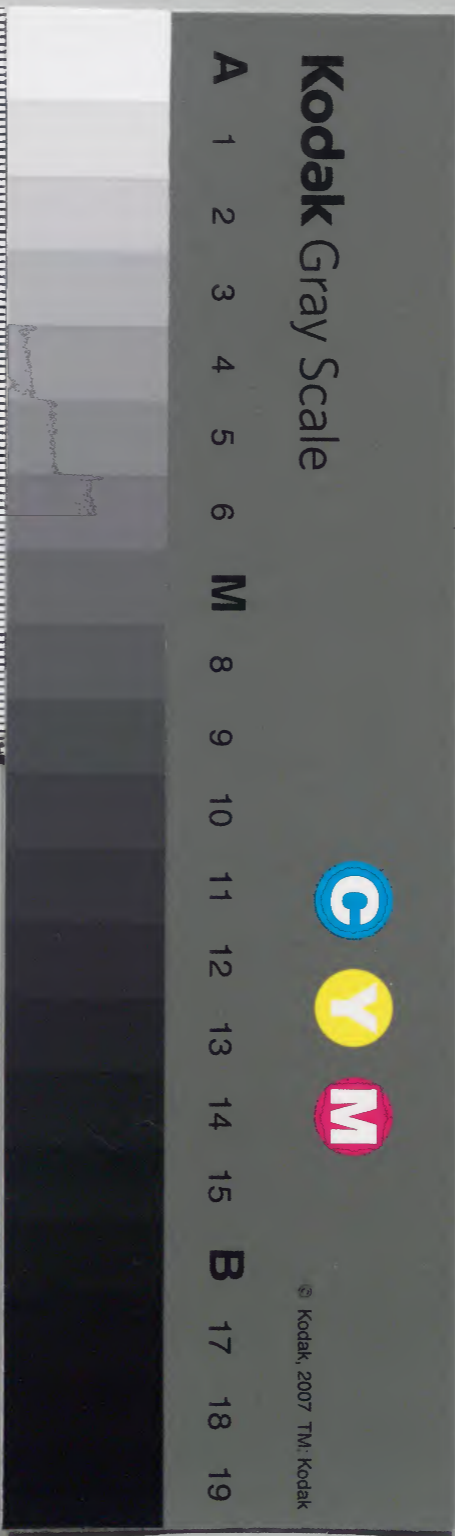
| | |
|-------|----|
| 和書門 | |
| 二六七二九 | 號類 |
| 七五 | 函架 |
| 三 | 冊 |

186

| | |
|-------|-----|
| 內閣文庫 | |
| 二六七二九 | 和書類 |
| 三 | 冊架 |

隨筆 三ノ三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和 26729 |
| 冊數 | 3 (1) |
| 函號 | 211 186 |



北溪合毫序

夫書不可不讀焉不讀則費於萬物既讀
之則不可不記之如何不
記之如何不

然汗牛充棟

萬卷之多豈一一覃思乎哉故隨見隨聞
雖一記之而歲終日替或忘之者比比有
焉然則為之如何筆之于書以備遺忘而
可也是古人視聽之錄隨筆之考所以由
作也野子苞之北溪合毫之編蓋是此意
也獨者子苞鴻術之宏居洛之北山之學

北溪含毫序

淺草文庫

夫書不可不讀焉。不讀則瞽於萬物。既讀之則不可不記焉。不記則與不讀同矣。其記之如何在於覃思而已。雖然汗牛充棟萬卷之多。豈一一覃思乎哉。故隨見隨聞。雖一記之。而歲移日替。或忘之者。比比有焉。然則為之如何。筆之于書。以備遺忘而可也。是古人視聽之錄。隨筆之考。所以由作也。野子苞之北溪含毫之編蓋。是此意也。嚮者子苞鴻術之暇居洛之北山之幽。

溪洗眼於松澗之水，繙書于竹林之風，無朝無暮，與書中之友相親，偶有會于心，則欣然，開顏招石居默，延楮先生，含毫而抄，纂之累日，復月不覺成堆，名曰北溪含毫，近頃又錄一小冊為之續編，以求序于余，凡世之求名利者，妄作新書，燿世煥俗，不知者見之，以為博物強記也，徃徃唱其名，何不擇之哉，嗚呼子苞之此編，非名非利，唯是山房之幽事，閑中之雅適，溫故知新，而備遺忘者，不亦樂乎，吾聞漳芴北溪有

九龍遊戲，江上想夫子苞含毫之勢，倒江乎驚風雨乎，抑亦如龍蛇之動乎，果其與彼九龍共騰驤于北溪之上乎，孰能辨其真幻乎，哉若或縮龍宮之地于斯，則孫真人之千金之方可坐而求焉，由是觀之，則北溪含毫之編，雖餘力之所致，而豈是家業之外乎，哉豈唯備于遺忘而已哉，善哉，至若太子之含筆，腐毫唐庚之含毫，賦詩則苦吟，踈放之事而他自之談也，故姑舍是

寬文壬寅冬之孟之某日梅花洞閑人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北溪含毫卷第一

北山山人 野子苞甫纂

范中宣公誠子弟曰人雖至愚責入則明雖有聰明怨已則昏爾曹但當以責入之心責已以恕已之心恕人

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明心寶鑑

為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念為善而急人知善處即

是惡根 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居高者形逸

而神勞處下者形勞而神逸

積丘山之善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于小人智者不與命閉不與法閉不與理閉不與勢閉

四不關

北溪含毫卷第一

讀書亦有言
存其人言

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小害者惟書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劍掃

君子之異于人者道同于人者貌留青

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喜也故仰伺星辰以審其時俯耕藉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

競之於閉藏也先王藉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太賞也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也夫火之焚人也甚於急農慎火之力也輕於耘耜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王粲集

繇說曰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

本國中州土
耗小半則東
土耗大半

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未治承之惡也而
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臨川集
春之風自下而升上夏之風橫行於空中即紙鳶以觀
之春則能起交夏則不能起矣龜之風自上而降下水
葉因之而隕落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也
凡掘地作坎出其土既成坎以其土實之則耗半矣其
故何也蓋萬物藉氣以為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為
乏損也
水味鹹水性然也而海水獨苦鹹蓋亢極而反之義也
水極則反火乃為鹹苦然遇土而煎熬為鹽則純鹹矣
是藉土以制其大過遂能復其本性云

夫潮之至必自東而起其故何也蓋百川之水盡皆東
赴及其氣之至也潮從東起者返本之義存焉然東方
卯辰之位卯為升氣之盛辰為龍變之鄉是以潮起於
東不在於他方也

人與畜凡動物血皆赤者血為陰屬水坎為水中含陽
血色赤所含者陽也離中之交生氣之動也去體夕即
黑孰之亦黑返本之義也象海集

使人有所畏不若使人有所愧蓋有所愧則不忍欺而
有所畏則不敢欺人之情迫於畏而不敢欺者不得已
也得已則復自若也且法令以格其前刑罰以督其後
此人君之所可畏也然法令有時而窮刑罰有時而不

及天下於其所窮所不及之處要當保其無窮邪故夫
人君所持以革天下者惟曰愧其心可也

人君之治天下使人愛之畏之而其術不窮要必有不
測之恩威行乎其間可也夫為人主而使人可名以恩
可指以威愛之或不畏畏之或不愛則其術窮其術窮
則治亦窮亦知夫天乎雨露以為恩而有不測之雷霆
雷霆以為威而有不測之雨露使夫雷霆者曰車轉車焉
以求夫潛伏廢墜者而擊之則人不之畏矣使夫雨露
者曰灑灑焉以求夫生殖繁息者而澤之則人不之德
矣惟其術之不測此天下所以鼓舞安於造化而不自
知也為人主者其威雷霆其恩雨露皆出於不測之間

余不好白雲詩
蓋以不似他家
語也

則人之視之者若可愛又若可畏其道神矣其道神則
其治更出於無窮是故不必多殺之為嚴殺一人亦嚴
也不必斗授不賜之為惠而政令辭色皆惠也八面
安身論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
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
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潘尼集
對山曲曰青山作賓翁作主山翁持觴山雀舞山翁對
山傾綠醕青山對翁默無語山木無情翁無心青山不
飲翁自斟酒闌對山撫掌笑山雀一聲山月沈白雲詩集
女人產育哺養以乳乳之體居經絡氣血始終之間也
蓋自寅時氣始於手太陰肺經出於雲門穴雲門在乳

上陰陽繼續以行週十二經至丑時歸於足厥陰肝經入於期門穴期門在乳下出於上入於下肺領氣肝藏血乳正居於其間也

人身之肝位在於右而脉胗却見左手脾位在於左而脉胗却見右手此亦陰陽互藏其宅之義也

人之受氣而生則先生鼻鼻通肺肺主氣也男為陽陽生於子女為陰陰生於午榮衛之行子丑循膽肝午未循心小腸是以男子生鼻之後目即生焉目應肝膽女子生鼻之後舌即生焉舌應心小腸目現於體外陽之用也舌隱於體內陰之用也集蠡海
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為佛事但誦孝經而

正是

已時人稱其顯篤儒林公議

景行錄云明且之事薄暮不可必薄暮之事晡時不可必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未歸三尺土難保一生身既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巧厭多勞拙厭閑善嫌懦弱惡嫌頑富遭嫉妬貧遭賤勤日貪婪儉日慳觸目不分皆笑蠢見機而作又言好思量那件當教做為人難做做人難寫得紙盡筆頭乾更為幾個為人難

明心寶鑑

物之以順至者必當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游畋每足以殞人

至諦

之軀久矣夫頌之生禍也物方頌吾意而吾又以頌觀
 之則見其甘而不見其毒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
 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人之有為於天下蓋不可
 以不知此夫小人之得君也將欲移其權柄而迷其耳
 目則有聲色貨利以啗之其言異語以頌之射獵歌舞
 以娛之迎其好而逢其欲覘其所向而俟其所歸有可
 愛也則徇之以為歡有可懼也則寢之以為安其意凡
 此者皆所以養其君而蠱其心術也而人君不能以逆
 觀之而樂其頌矣參於其說而穿於其術中而莫之辯
 八面
 鋒
 脉何為而生脉非氣非血也苟非氣血則脉安所附然

脉者氣血之所動也是以陽月則氣先血後陰月則血
 先氣後是以脉居於中可知矣蓋脉者如水之瀾瀾因
 風與水遇而成不可以風與水為名也脉亦然然因氣
 血而動不可以氣與血為名也是故脉者猶瀾為親切
 已

人之手心抓而不痒人之足心抓之則痒者何也蓋人
 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動故不痒人足心通腎氣腎屬
 水喜靜故痒

春之花至殘而飄零得數暢之氣焉秋之花至殘而萎
 損得收斂之氣焉

十二肖屬子為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午為

陽極顯易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丑為陰俯而慈愛以
牛配之牛舐犢未為陽仰而秉禮以羊配之羊跪乳寅
為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申為三陰陰勝則
黠以猴配之猴性黠卯酉為日月二門二肖皆一竅免
舐雄毛則孕感而不交也雞合踏而無形交而不感也
辰巳陽起而變化龍為盛蛇次之故龍蛇配辰巳龍蛇
者變化之物也戌亥陰歛而持守狗為盛猪次之故狗
猪配戌亥狗猪者鎮靜之物也或云皆取不全之物配
肖屬者非也庶物萬類豈特十二哉况無義理不足信
也剛矣

天以五氣育萬物故雨露霜雪之自天降者皆無味地

以五味養萬物故自地生者皆具五味焉

象蟲海集

正月梅花落二月桃花紅榮枯元有數不必怨東風

雲白

詩集

周禮曰清貧常樂濁富多憂房屋不在高堂不漏便好
衣服不在綾羅和煖便好飲食不在珍饈一飽便好娶
妻不在顏色賢德便好親眷不擇新舊來往便好隣里
不在高低和睦便好朋友不在酒食扶持便好官吏不
在大小清正便好
子曰立身有義而孝為本喪事有禮而哀為本戰陣有
烈而勇為本治政有理而農為本居國有道而嗣為本
生財有時而力為本

莊子云兄弟爲手足夫婦如衣服衣服破時更得新手足斷時難再續明心寶鑑

新婚箴曰今在哲人室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借老既納新配內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夭色不可耽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

武庫銘曰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五常中上虞

天下非未治之可畏已治之可畏也非未安之可憂已安之可憂也方天下之未治未安爲士者相與講治安之術而爲學爲公卿大夫者相與進治安之術而爲忠爲人王者則又日夜求治安之術而爲政上之所以焦

心勞思下之所以進計獻議無非治安之是圖也故天下非未治之可畏非未安之可憂也天下治矣而可畏始生天下安矣而可憂始生士不知講治安之策公卿大夫不知進治安之忠人主又不知求治安之政上下相從於逸樂中外相忘於閒暇治不知所以保其治安不知所以固其安天下之治安始有不足恃者矣愚不暇遠引旁取姑取春秋齊威公之事以言之齊侯自莊公十三年比杏之會至僖九年會于葵丘衣裳之等凡十有一也自僖八年洮之會至十六年會于淮兵車之會凡四也齊侯圖伯之心亦勤矣然方邵陵之師未舉也貫澤之會齊侯不以伯王之尊而與江黃之微者盟

其汲汲於伯功之成何如也。及其邵陵之師既舉而齊侯向由之心始荒矣。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黃人被兵守城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意驕於葵丘之盟禮失於陽谷之會狄入王畿而不能伐大夫救徐而諸侯不行是以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淮夷亦敢於病疢而不息聖人謹而書之以誌其侈心之動而伯業之始衰也。故嘗以謂齊之伯成於邵陵而亦敗於邵陵使威公返自邵陵之後而不忘前日貫澤之會則夷狄之畏服而中國之尊安寧有既乎。以威公之事而論今日之事愚是以知未治未安之不足憂已治已安之爲可憂也。八回錄

宋咸淳間蜀人彭澹軒罷江東倅遊武夷山嘗獨行林藪入草庵中見二士夫峩冠博帶對食招彭橫坐俎中豕首一羊肺一鷄一右坐者曰酹酒於地謂之祭今人謂之奠乃真於其所非酹之也祭饗自別天神方謂之饗取其氣達於上祭乃縮酒於地耳左坐者曰食居人之左羨居人之右取其便於飲食而已右坐者曰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義食以禾穀地產也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羨以六牲爲主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食訖徹俎遂問右坐者姓字對曰姓魏問其字則曰山林野叟無字可稱復問左坐者姓字稽首不言與右坐者談論古今及先天圖易傳性理之學皆玄妙深奧不能

曉彭見日將暮辭出二人送至門彭別去又聞右坐者
曰漢制盡壞於武帝唐制盡於明皇彭明白携僕挈榼
再至無徑可達下山至富家因言所以富家曰異哉昨
日至朱公祠致祭正所食之餽彭左悟左坐者爲文公
右坐者魏鶴山蓋所言皆鶴山雅言中所載云
永嘉項家爲邪所據時有一物人形而髮首出沒其家
自呼曰太公項以爲常不爲恠異凡有所求只於厨間
呼太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思齋饅頭食遂呼太公丁
聲至二更餘捧一甑蒸饅頭而來蒸氣尚暖越數日人
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了饅頭一甑後項婦生
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太

公空中作聲曰子不可溺權以乳哺當有以謝踰兩月
項婦方抱子在床忽太公實白金二笏于床奪抱此子
而去後其恠亦絕異聞總錄
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心逸如也及病
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白寢所見其敝氈
繡被帳帟質素嗟美久之亟命輦帳具卧物以賜後之
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爲師丁謂貪權怙寵歛蓄無厭南
遷日籍沒其貲竒賂異玩陳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
子相繼夭朝廷以其第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
皆以謂爲誠議者曰夫物儉則常足常足則樂而得美
名禍咎遠矣侈則常不足常不足則憂而得貲惡福亦

遠矣世有舍樂美而寧趨憂者信乎為惑也已儒林公義

廣南呼食為頭魚為卧茗為薄為筴筆為雙為床枝為

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

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云竹不柔非草非木枯必

六十復亦六年是也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

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

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

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坡取惠州伯

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侯爵錄

東漢趙伯翁嘗晝寢羣孫戲其腹上內七李於臍中李

至爛流汁出其家謂其將死後李核出而無患

劉曜字永明鬚百莖皆長五尺

後周獨孤信三女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

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漢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七

條為霍光所廢

晉宣王司馬懿自顧見背

于寶母盧當葬父時潛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亡

與父合葬開墓婢伏於棺上久而乃生問之如平昔之

時指使無異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詔陽有一人牧牛一且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
卽祖其體入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家恨殺
此牛召村回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
無雙自旦食婦以食裹納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氣
其子出遠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
天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天續之耽命牽行
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吳王闔閭死埋劍客三千以爲殉葬
廉頗食盡米一斗肉一觔

伍員吹簫行乞食於市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爲
繡囊

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遊目前有
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山果熟
果大大鳥啣果小小鳥啣俱送郊齋中不知紀極嘆曰
禽鳥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異日如戒比三十
年及郊卒百禽聚於庭悲鳴累日而去
華陽國志夜卽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濱忽見二節大竹
筒至女前聞竹中兒啼剖而視之得一男收養及長甚
有武才自立爲夜卽侯以行爲姓

梁沈約家書藏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

梁元帝眇一目寵徐姬姬性妬後怨帝每召至即救半面見之意者以帝一目非為全面也帝視殺之

戶卿有祝雞翁善養群雞皆有名呼之販賣雞卵獲億萬一旦且逃入山不知所之

陸雲有笑癖嘗謁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袋盛之雲見華不及拜而笑倒又嘗自服縷經上船見水中影笑而墮水幾至於死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為其

作誄者四千餘人獨異志

古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不已則不貧謹身可以避禍

東坡云自公晚年詩極高妙余請其妙處坡云如風生

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時不到也錄

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為第一老杜詩云不見古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

退之桃源行云種桃處處皆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狀花卉之盛古今無人道此語

古詩云上山採交藤交藤何首烏也服之令人多慾生子有采采芣苢之意衛風云伊其相譖贈之以芍藥陸

四條亞相共東坡居士曰揚

農師說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耳不知真有此意
陶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許彥周詩話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父母以農爲
業其夫則負擔興販往來州郡賀初爲婦未旬浹其夫
出外經求每一出數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出不聞一錢
濟其母給其妻家貧無賴閭巷呼爲不孝之子所得錐
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還但以欣然
承事飲食漱濯必盡其力未嘗微露風彩言及小妻及
干以衣食其夫自以有所慚負則必非理毆罵之婦亦
不之酬對其姑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則傭織以資其所

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不營衣饑不飽食姑又不慈
且有凌虐婦復益加恭謙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閭室
無人之所亦無怨歎夫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
之慙懃待之畧無愠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
後無半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此婦
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禮義之訓而
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斯言不謬矣書之以備鑒戒厚德錄

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
四校之中晉灼以扈爲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安鹵簿
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爲跋扈恣縱而行果爾從蓋作平

扈從

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為扈養以從猶之
僕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誌末言
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逆紫霄豈止于登瀛州哉亦曰
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榜太
宗時蘇易簡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說
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
即肩鑷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為翰林盛
事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
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

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
錄六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鑄六
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
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
易手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校正不無訛
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書且亡其訛謬者遂不可
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為秘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
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卷其
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
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
者惜乎今亡之矣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

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死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皆稱門生將別以詩叙殷勤投元獻而去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無不歎伏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有奇才方公始爲西帥時已能佐公治軍早死其次卽忠宣夷叟德孺也嘗爲人言純仁得吾之忠純禮得吾之正純粹得吾之材忠宣以身任國世固知之夷叟簡默寡言笑雖家居獨坐一室或終日不出德孺繼公帥四方爲名將卒如其言云蔡曾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米芾詼謔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大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玉畧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

難帶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
據艇欲墜倏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
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
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笑石林燕語
小宋舊有一帖論詩云杜子美詩云云至於實下虛成
亦何可少也先子未達後聞晁以道云云昔聞於先人
此蓋爲縛鷄行之類如小奴縛鷄向市賣云云是實下
也末云云鷄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虛成
也蓋堯民親聞於小宋焉丁卯季冬初七日夜因省林
詩舉此謹退而記之

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

出注視先子問曰明公願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
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其
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其年四十二矣平
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丞相
晚坐吏引其褰裳行刑丞相見其容貌脩謹膚體素完
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爲至此
其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其
感泣應命即命罰放出非特其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
今無鬪爭者過庭錄
聯句或云起於栢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爲乎中露蓋泥
甲中露衛之二邑名劉向以爲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

聯句

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泊宅編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冰白成花每瓦一枝正如

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

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摹

之無異石刻閑窓括異志

今之人謂寒食為一百五日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

歷節氣五凡為一百七日先兩日為寒食故云他節皆

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泐

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竟一百五日寒

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為

禁烟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

丁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承批人夫之仰寒食清明一

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

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

之采異聞錄

猴詩謂之猱性躁而彘智嘗記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

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隣近

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惧亟走救火於是羣猴遂脫去其

狡智若此載汀州志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見坊記註然註之所本它無所攷

近世泥金畫漆之法本出於倭國宣德間嘗遣漆工楊

繪

其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揚之子墳遂習之又能自出新
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循其舊法於是物色各稱天
真爛然倭人來中國見之亦齟指稱嘆以為雖其國創
法然不能臻此妙也

地之下皆水水之下乃天天之外則大氣之渾淪逼塞
者包裹充滿莫有涯際又復迅行疾轉畧無少息凡其
內之水與地為繫束于勁風剛氣之中不得少下此地
之所以能久浮而不墜也大要則氣舉天天包水水載
地三言而已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水以浮天而
載地其見頗差先儒言日月星辰運行從水中過者當
云水下其說方穩兩山墨談

卷二終

北溪倉毫卷之二

北山山人 野子苞甫 纂

古文篆者黃帝史衛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衛

音語西溪叢語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故坐
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
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
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
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為未
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揚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揚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捐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捐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揚朱曰去子躰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揚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揚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躰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拜對其人問答皆在

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子之言蓋本於此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

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
問津名利之強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騏驎子伏櫪意在
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四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
欲高財欲厚門欲天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
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
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力而藏如蠶作繭其
名曰老計六十以徃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
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悞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
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吝以死計則不
勝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計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
疑其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為南華長老作大死

庵計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十入當以書諸紳云

錄異聞

韓駒子蒼詩云倦鵲遶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誠
佳句也但太工矣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蕈一
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愈
其一人不嗽者吐至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
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傳皆可
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本草名恐

冬漫錄

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

云步屣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
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嘴花蕊
上蜂鬚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
蟻之類微細之物皆能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急趨而過
則何暇視詳至於是哉僕嘗以此理問僕舅氏曰東山
之詩蓋嘗言之伊威在室蠨蠸在戶町疇鹿場熠熠宵
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閑時乃見之耳杜詩之
源出於此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為浙川令日與一老士人鄭正
字楚老往還楚老之言可取者極多今但記其論天一
說楚老之言曰古今言天者多矣皆無所考據獨一說

簡易取信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
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僕初未信其言俄被差為金
州考試官行金房道中過外朝雞鳴馬息女媧諸嶺高
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則自下望之豈不在天中行乎後
又觀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蓋自
此以上愈高愈清則為神靈之所居三光之所縣蓋天
積氣耳非若形質而有拘礙但愈高則愈遠耳若曰自
地至天凡若干里僕不信也

今之夷狄謂中國為漢者蓋有說也西域傳載武帝輪
臺詔曰匈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我馬若馬注謂中國
人為秦人習故言也故今夷狄謂中國為漢亦由也

五柳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又云况其父之人
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度出但前
後嫡母耳僕以貴子詩考之正自不然詩云白髮被兩
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
懶墮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
識六與七通字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
杯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已噫
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醒軒云安知
雍端非雙生子

富鄭公晉守西京日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
端明楚建中劉凡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

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
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
之先生再三揲著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
命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温公神色尤不往但仰視
屋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
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然群馬廐中
逸出與坐客馬相蹄啣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
於是洛中逾伏先生之言先生家有傳易堂有皇極經
世集行於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傳矣聞之於司
馬文季朴

關中名鑿駱耕道曰莊子之言有與孫真人鑿方相

合者五苓散五味而以木猪苓為王故曰五苓莊子之言曰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郭注云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故此數種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為主故曰是時為帝者也疏云藥無貴賤愈病則良斯得之矣故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且如治風則以董為君董鳥頭也去水則豕零為主猪苓也他皆類此彼俗鑿乃以本草所錄上品藥為君中品藥為臣下品藥為佐使可一笑也

晉史乃唐時文士所為但託之御撰耳天文志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以民為人且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落書乾曜度以乾為甄則太宗又不應為太子承乾避名

也以此足見乃當時臣下所為爾臣下之文駕其名於人主已為失而人主傲然受之而不辭兩胥失矣嬾真子

慶曆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鑿塔基得舊舍利迎入內庭送本寺命士庶瞻仰傳言在內庭時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逮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鳥足異也梁武造長干塔舍利長有光臺城之敗何能致福乞不營造仁宗從之澗水燕談錄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為海鱗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以為日出于海衝擊

而成王充論衡以爲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獨徐明
叔傳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
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峙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
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
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
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
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
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凡
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繫乎
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乎午
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

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應遲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
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
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
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
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
時二日午未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未
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
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
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此所以一日
子時二日子未三日丑時四日丑未五日寅時六日寅
未七日卯時八日卯未也且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

湖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月雲兼湯鈞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于丹陽所居有亭沼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其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待談笑既而命酒約曰我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孰范公之

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自至此遂相談譎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為名焉欲使繼吾學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謁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相與感舊授筆立成甚有可觀者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歎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見其

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
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
爲之是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
暉彥昇俱遊於境陵之門日夕笑語廬博此時之懽不
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
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
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言豈虛語哉約亦吁嗟
久之雲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
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旣而謂雲曰吾嘗爲蔡公
鄧州記室夢一人告我曰君後位當至端揆然終不及
台司及吾爲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

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返矣因相
與歸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載喬送至門行未
數步俱亡所見喬以事告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反又一
年而喬卒宣室志

余始寓京邸于紹興二年五月大火僅挈母妻出避湖
上此時被燬者一萬三千餘家及家山中六年十二月
京師復火更一萬一十家人皆以爲中興之始改元建炎
致此然周顯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火作延于內城
忠懿王避居都城驛詰旦且焚鎮國倉王泣禱而滅計
一萬九千餘家但臨安撲救視汴都爲疎東京每坊三
百步有軍巡鋪又于高處有望火樓上有人探望下屯

軍百人及桶洒箒鉤鋸斧杈梯索之類每遇生發撲救
須臾便滅

雞冠花汙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則兒童唱賣以供祖
先今來山中此花滿庭有高及丈餘者每遙念墳墓涕
淚潸然乃知杜少陵感時花濺淚非虛語也風窗小牘
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
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
多矣或謂天河激湧亦云地機翕張盧肇以日激水而
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析
木大梁月行而水火源殊汎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
神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

浚南溟而東過海康歷陵水涉恩平住南海迨由龍川
抵潮陽泊出守會稽移蒞句章已上諸郡俱浚海濱朝
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
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嘘翕天隨氣而漲歛溟
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
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日者大陰之精水乃陰類故潮依
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
於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朏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
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七十二分對月到
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
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

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且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龜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是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俛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

風亭北望嘉興太山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沙渾不由大江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渾南北且連隔礙洪波感逼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音靄相應之聲也今人誤以二字合為一劉言史瀟湘游云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髮粧色新聞歌暖迺深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此聲同而字異也

獲廼卽款乃字

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省南塘移樹時蒲葵
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
資答曰唯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
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
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
之人競買之乃二事誤用也

劉向別錄云讎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

讎書西溪叢語

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
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酒顛

文丞相傳補遺不知作者誰氏中云丞相既得夫人歐
陽氏為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泣曰吾有
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汚於賤卒之手夫吾夫也吾夫
既執吾尚安所顧籍哉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身具夫也遂
自剄而死丞相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
不事二主天地之間惟我與汝云云予既美龔氏開能
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其無聞於夫人之誼故書之以
補其缺據此則歐陽氏之死為居丞相之先矣然予記
傳記云丞相既就刑義士張毅甫訪夫人歐陽氏於俘
虜中俾出收其屍顏色如生質之續細目為說匪異審
是則夫人之死又若居丞相之後今補遺乃云云豈其

北溪含毫卷之二終

所載先後時日或少誤耶當俟知者兩山墨談

苟非其招虞人且不肯至詭而不得其正御者猶以為

羞孔孟取之所以尚其志也士之為志豈不優于虞人

御者哉往往苟賤不廉為皂隸僕夫所耻其取辱于孔

孟宗風多矣碌碌一生與草木俱腐會蠖蟻之不若

尚得以人名耶凡事不可以自警

名者禍之基也名高則禍愈深然則處之有道乎曰晦

心傳錄

北溪含毫卷之二終

